

# 《朗读者》：人性思考的独特表达

作者：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刘妍娥

[摘要] 德国作家贝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写了一段不伦之恋，但却让人觉得理所当然，令人感动，引人思考。在爱情与历史的交织中，作家对伦理与历史有其独特的思考，叙事技巧上更有其独特的运用，尤其是在情节设置与人物塑造方面。全书贯穿着对二战历史、人性与存在的深度发问与反思，表现出了施林克既是一个职业法学家，也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作家的品质，因此在他的作品里，除了正义，还有人性与人道，直接与人类的心房对话。体现了他在思辨明晰的同时，对于人性与存在的深度把握，独立思考的态度与勇气。

[关键词] 伦理；历史；人性；情节设置；人物形象

德国作家贝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先后获得了汉斯·法拉达奖，意大利文学奖翻译著作大奖以及“世界报”文学奖，并且使德语书籍第一次登上了纽约时代杂志的畅销书排行榜冠军。《纽约时报书评》评价说，“感人至深，幽婉隽永！小说跨越国与国之间的樊篱，而直接同人类的心灵对话。”小说已经被译为了35种文字，吸引了不同国籍、不同肤色、不同年龄阶层的读者，不少名家以及普通读者都争相在报刊和互联网上由衷地推荐其书，很多人都说了同一句话：“我把它一夜读完。”

小说叙述的是15岁的中学生米夏偶遇了37岁的公车售票员汉娜并和她迅速有了秘密的关系，他和她做爱，出游，为她朗读，直到有一天，汉娜突然消失了，他再也找不着她。直到米夏长大，成为法律系的大学生，出现在审判纳粹分子的法庭上，才愕然发现汉娜作为战犯站在被告席上，原来她因羞于暴露自己是个文盲，而去做了不需要识字的纳粹集中营的女看守，最终还因执意要隐瞒不识字的事实，而承担了更大的罪名，被判终生监禁。汉娜入狱之后，他不断给她寄去朗读磁带，但从不去探望，也没有只字片语，直到她将被提前释放前，米夏才去看了她，并为她安排好了出狱之后的生活。但是，就在可以出狱那天清晨，汉娜自缢了。

小说的表面情节是写一个涉世不深的少年与一个饱经风霜的女人的感情，但施林克将这段不伦之恋娓娓道来，却不会引起人道德上和生理上的反感，相反，对他们的情欲描写，以及做爱前后，少年给女人朗读华美的篇章等情节的描写，都不乏正常恋情的诗情画意，让人觉得一切竟是那么的顺理成章。同时在这段爱情背后，寄寓了深刻的历史寓意和严肃的思考，小说对爱情、民族、罪恶、生命的沉重思考，澄澈而厚重。曹文轩在序里这样表达他的阅读感受：“这里，只有严肃的主题，严肃的思考与严肃的语言。没有无畏的调侃，轻佻的嬉笑和缺少智慧的所谓诙谐。这是一部典型的德国作品。阅读这样的作品，容不得半点轻浮的联想，而阅读之后就只有一番肃然起敬。我一直将庄重的风气堪称是文学应当有的主流风气。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学，应当对此有所把持……在20世纪文学普遍放弃感动而一味——甚至变态追求思想深刻的当下，再一次阅读这样令人感动



的小说，我们心中不由得产生了一种感激之情……”

这是引人深思历史的庄重的小说。当然，施林克在别的地方暗示人们也可以这样读《朗读者》：这是一部伟大的、需要细心呵护的爱情故事，他把它隐藏在一个历史寓言里，犹抱琵琶半遮脸。主人公米夏从十五岁触摸到恋人的身体开始，他的生命和她的生命就一直有无法割裂的关系，即使恋人不辞而别，即使八年之后在法庭重逢，他和她的对话与见面都极少，但通过朗读，他们从没有在彼此的生命中消失。在米夏的感情生活中，再也无法挥掉汉娜的影子，他在别的女人身上寻找她，但感觉总是不对，即使是已经和他生下了一个女儿的妻子，他最后还是觉得不对，离开了她孤独地生活下去。他们的爱情跟《洛丽塔》《呼啸山庄》、《伤心咖啡馆之歌》里面的爱情一样奇异，疯狂，情欲与道德，爱与罪无法逃离，无法抛弃，通通压在主人公的身上，这样的刻骨铭心与感动无疑也相当沉重，如此复杂而刻骨的爱，不带任何邪恶与肮脏之感，让人自然而然地忘却道德伦理上的不适，让感动直达心房。

中国先锋作家马原说：“文学本身就是困在困境中寻求突围的过程，这是人们的一种内在需要。”有雄心壮志的作家，大概都有一种内在的需要，就是突破写作的困境，写出别人所不能及的，表达出自己的独特观察与思考，这样的作品才有它的张力与更厚重的存在价值，这也是严肃小说比通俗小说的更高追求，《朗读者》不被看作是一个纯粹追求怪异效果的通俗小说，而被看作是一部有深度的雅俗共赏的小说，原由也在这里。

可以看到，在此书中，对于伦理，施林克有他的独立思考，同时对于历史，他也有着独特视角。对于历史，他所秉持的不是简单的是非观，而带有小说家的对人性的浓浓关注和对人类处境的同情。

“集中营的囚犯……在我眼里，这些被告现在还是，也永远将是深陷麻醉之中，在其中已经多少变作了化石。那时，我一旦深究这种铺天盖地的麻木不仁，也就同时深挖出一件事实，那就是它不但沉沉地压在犯罪者和受害者身上，即使是我们所有人，我们的法官、陪审团、检察官或者书记员等等，他们天天要面对这些事实，也是深受影响。”“罪犯们是被迫到集中营去执勤的？还是出于自愿去的？受害人是自己忍受迫害，还是也施加于别人？这当中应该有巨大的差别，这项差别的重要性表现在它具有最大程度的决定性。”

施林克站在罪犯也是有弱点的人的角度来审视他们，而非单纯地把他们看作是罪该千刀万剐的施害者。在深究他们犯罪的动机，他发现了人性普遍弱点的存在：愚昧、麻木不仁，以及发现了人无法逃避的被阴差阳错的命运所作弄的悲哀。

对汉娜的那句反问的描述，更是从历史的思考到人性的观察，视角来了个转换，提问的人和被问的人都转换了，施害者反问审判者：“要是您的话会怎么做呢？”她不知所措地问，没有任何挑战的意图，但这却是一个极有挑战力度的问题，审判者哑口无言了。施林克对于审判者——法官的反应所做的描述和议论，明显地寄托了他在人性上的思考。他强调了汉娜提问时的茫然与真诚，法官的搪塞与勉强，对施害者与审判者的感情，有理与无理，罪恶与审判之间，不再那么决绝，对于汉娜，作者慷慨地赋予了一层同情。他要表达的是，像汉娜这样的人，不是出于什么伟大的信念而主动参与加害，他们往往是由于无知，被偶然的因素拖曳进去，譬如汉娜成为纳粹分子的初始原因，不过是为了掩饰自己是文盲的事实，而放弃了之前的工作，参与到纳粹的罪恶中，对于她来讲，纯粹是找工作时的机缘巧合。这种动机的盲目，人性的纠缠的刻画，而不是截然的敌友，善恶，是非的划分，成为了人的真实，反映了普通人性的某些弱点。

由于历史和个人因素的某种结合，他们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而被偶然拉着堕落，“要是您的话会怎么做的？”正如法官的哑口无言，所有不完美的凡夫俗子都难以回答，人性的弱点



是那么的符合人之常情，若在相同的境地，那些罪与错完全有可能发生在所有人身上。施林克在努力地摒弃简单的指责与评判，借助文学细腻而形象的表现，对无所顾忌和理所当然的评判发出质疑，引导人对历史的罪恶与人性的罪恶加以思索，独树一帜地揭示了特定的历史条件与人性弱点的纠缠。抛弃明确的是非评判，转入严厉的良心审问，从个体进入历史，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与对个体的尊严，人性的复杂的理解与一体，提供了一个更深邃与开阔的视野。

全书贯穿着这样的对二战历史、人性与存在的深度发问与反思，表现出了施林克既是一个职业法学家，也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作家的品质，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不仅要写作，而且还要在生活中承担某些使命……“朗读者”的主题确实是我一直关注和思考的，它是我这代人的主题……在这个人化和德国化的题材上，人们看到了包含在其中的某些相通共同的东西……一代人的罪恶还将置下一代与之同在罪恶的阴影之下——这一切都是具有普遍性的主题。因此在他的作品里，除了正义，还有人性与人道，直接与人类的心房对话。体现了他在思辨明晰的同时，对于人性与存在的深度把握，独立思考的态度与勇气。

不过这种思考与观察，一直贯穿的严酷的、深层的、无法回避的事实，不是直接的呈现，而是在简洁澄澈的字里行间交织着的。作家始终借助的是文学的形象而动人的表达，以取得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小说不像生活，生活喜欢一帆风顺，但小说更追求跌宕起伏的曲折与剑走偏锋的矛盾。细读这部小说，会发现作者在情节设置和形象塑造上的匠心独运。

15岁少年遭遇一个37岁的，从年龄上可以做他妈妈的女人。这从道德上是受非议之事。但在小说里，这是一个极巧妙的情节，少年的迅速成长，恰因为遇上一件不寻常之事，例如被退学，离家出走，受到刻骨铭心的伤害，遭遇了一个成熟的异性等等，这些背离少年主人公平常生活轨迹的事件，让主人公突然一脚踩进完全陌生的境地，甚至踩进了成人的世界，展开不凡的心灵之旅，心智与观念在事件中转折性发展。米夏就是在成为汉娜的秘密情人之后，克服了生理上的疾病和学习上的障碍，“克服了难为情，并且具有一种理直气壮，天生占有的气概”，从青涩少年蜕变成为了成熟的男人。

在小说中，还有个情节的设置同样的不凡，在15岁的米夏和37岁的汉娜的感情像普通恋人一样渐渐深厚的时候，故事像普通的言情小说一样发展之后，作者突然来了一个急转弯，让汉娜突然间消失了，一段逐渐发展的恋情空落落地断了线没入悬崖，少年的心受到巨大打击，成长的历程又转进另一番风景。作家设置他们再次相遇的时候，米夏已经成人，是一名法律专业的大学生，他参与了对纳粹份子的审判，而汉娜恰恰在被告席上，他们的关系和力量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米夏在从前的恋人关系中，从失恋的痛苦中已经得到成长，不再是从前那个受她摆布，千依百顺的小男孩。少年和少妇的力量变化，标志着成长的一个转折。汉娜为什么会神秘失踪，她过去的种种与常人不一样的举动，她的命运为什么会走到法庭的审判席上，悬念在后面慢慢地一个个打开，一个个秘密终于明了。这样的故事，叫人一读即欲罢不能，因此有很多读者都说过这句话，“我把它一夜读完”。这个转折，让一个伦理故事突然间罩上了历史的阴影，打上了德国年轻一代与上一辈的结，一场道德的灾难由此铺开。如果没有这层对历史深延的思索，这个故事的力量不会如此厚重。这个爱情与历史的衔接，既出人意料，又符合逻辑，不露匠气。作为曾经是侦探故事作家的施林克，对悬念的设置，讲故事的技巧太了然于胸了，做到了无痕迹轻而易举。

他让故事从一个隐隐的神秘开始，随着情节一步步扑朔迷离地发展，主人公不由自主地纠缠进一团剪不断理还乱，完全不知身在何处的纷繁复杂之中。这种纠缠不仅表现在故事结构的层面上，也贯穿在它的思想内容之中，通过这种纠缠，让这个小说世界慢慢呈现它的复杂，小说的可读性和吸引力更强。

而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可以看出施林克的新意来。一个有野心的作者总是尽力去创造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天地，塑造烙上他自己印记的独特的人物来。如果那



个人物与那个天地的格局相吻合，就会让读者惊喜地体验到艺术真实的快感。当然这种吻合是在作者艺术世界里的适合，而不是与现实的吻合。

在文学史的女性长廊中，最常见的是两种女性形象，一是纯洁的“圣女”，二是淫邪的“欲女”，《朗读者》里的汉娜的形象却是独特的一类，孤独，执著，傲慢，乖张，特别有张力。少年初遇她的时候，她是一个电车售票员，但之前，战争期间，她曾经是纳粹集中营的女看监……她一个亲人没有，孤零零地生活，陪伴她的只有她的双重秘密：不识字秘密，曾经是纳粹分子的秘密。她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在世上谋生，随时有被捕的可能，但她身上依然洋溢着鲜活的气息，精力充沛，倔强非常，为了保护她视为最大耻辱的不识字的秘密，一语不发地换了又换工作，到处漂泊。她很傲气，对别人的冤枉，直接反击，对自己犯过的错，直认不讳。她很冷酷，曾经冷酷地目睹一群妇女儿童活活烧死，她是个罪人，但对于米夏来说，他一直忘不了她，对读者来说，她也是个让人记忆深刻的角色，在小说的末页提出了些问题，其中的一个是“米夏为什么会爱她？”

为什么米夏会爱她？为什么读者会深深记住她？

在布鲁克斯和沃伦合著的《文学鉴赏》一书里，他们评论福克纳笔下的艾米丽时说：“许多评论家曾经说过，悲剧里时常出现某个英雄。他惯于我行我素，始终按照他自己的信念待人处世，他是那样执着于追求，或者是那样执着于生活，因此，他不可能接受任何妥协……可以肯定地说，艾米丽小姐的高傲、孤独以及独立不羁会使我们想起典型的悲剧人物形象。”

从这个角度来说，汉娜和艾米丽有着相似的魅力，沉默，神秘，我行我素，固执，孤独，高傲，独立不羁，即使她有凶残的纳粹的一面，但她作为一个独特的女人，对米夏来说，有着无法替代的吸引力，作为一个文学形象，对我们来说，留下的印象也极其深刻。追溯起来，汉娜这个人物形象，在《孤星血泪》中的南茜，《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里的艾米丽和《伤心咖啡馆之歌》里的艾米丽都有她的身影，但纵观整个小说史，这类特别有张力女性的形象并不多。

在形象塑造和情节设置的艺术手法上，在对伦理与历史的思考上，施林克都表现出了他的巧妙之处，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作家，都是在努力突围的作家，在艺术上和思想上突破前人的陈词滥调，烙上自己的光彩，《朗读者》就是这样的作品，散发着它独特的魅力。

[参考文献]

1. 印芝虹.〈生死朗读〉——德国文学历史反思的新成果.文艺报,2006.5.
2. 张国龙.历史寓言书写及对德国成长小说宏大叙事传统的超越.外国文学,2007.5.
3. 本哈德·施林克.朗读者.钱定平译.译林出版社,2006.
4. 马原.阅读大师.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5. 布鲁克斯、沃伦.小说鉴赏.世界图书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

刘妍娥，女，1982年12月，研究生，文艺学专业文艺美学。

